

# 羅德西亞的大選與辛巴勃威的前途

楊逢泰

## 羅德西亞大選

羅德西亞大選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南部非洲的第一件大事，也是非洲次大陸局勢演進的分水嶺。關於這次選舉的本身，各方的意見頗不一致，意味着這是非洲歷史上引起爭議最多的一次大選，例如，時代週刊說：

「羅德西亞的選舉是非洲將長遠記得的一次選舉；它充滿了政治暴力、野蠻和恐嚇，也許是非洲獨立運動史上最壞的一次選舉。在為期兩個月的競選期中，發生了二百五十人的死亡和二百零七次以上的違犯停火事件<sup>①</sup>」。

而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在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大選結果正式揭曉後的社論中說：

羅德西亞的選舉已經產生了最好的「決定」，其他的任何結果都不是一個「決定」，而是沒有「決定」，勢必導致長期和破壞性的內戰，甚至更糟的事：辛巴勃威已經像一個「民族」(nation)那樣投票。當然在事實上，辛巴勃威尚不是一個「民族」：莫加貝和恩柯穆是辛巴勃威的兩位民族領袖，每一位都獲得了他自己人民壓倒性的贊同<sup>②</sup>。

羅德西亞的大選結果出乎一般觀察家的意料之外。在非洲，一般的說，種族或者是部落的因素是政治文化的一個決定性的力量。就羅德西亞的人口結構而言，在全國六百七十萬的人口，除二十一萬到二十三萬的白人外，(因為近年來白人大量遷出，所以各方對白人的人數估計頗不一致。)旭那族人(Shona)佔百分之七十七，恩德貝勒族人(Ndebele)佔百分之十九，其他小部落佔百分之四；而在大選前最引人注目的三位黑人政治領袖中的莫索里華主教和莫加貝都是旭那族人，恩柯穆是恩德貝勒人。所以中肯週刊(To The Point)專欄作家勃克貝(Carel Birkby)當時曾經預測：因為地理因素以及旭那族和恩德貝勒族之間

註① "Zimbabwe Rhodesia: Fighting to the Finish Line," *Time* (March 3, 1980) p. 28.

註② "The Clearest and the Best Outcome,"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12.

的部落敵意，任何一個政黨不可能獲得五十一席的多數。莫加貝的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可能獲得三十到三十五席，或者是四十席；恩柯穆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可能獲得二十席到二十五席，或三十席；而莫索里華的聯合非洲國民議會似可獲得二十席到二十五席<sup>⑤</sup>。

離大選三星期之前，羅德西亞的白人逐漸意識到選民對莫索里華的支持已經逐漸降落。史密斯在二月初白人的政治集會上宣佈：真正的選舉戰是在愛國陣線的兩派，即恩柯穆和莫加貝之間，他敦促黑人投恩柯穆的票。史密斯強調：「我們一向致力於反對馬克斯主義，因此相信，人們不應該支持愛國陣線，因為其領袖是馬克斯主義者。」可是當有人問他，恩柯穆和莫加貝之間有何不同時，史密斯說：「我的答覆仍然是我已經說過的——避免他們兩個人，但是假使你們在二者之間必須要作一選擇，那麼根據我們今天面臨的跡象，恩柯穆是較好的賭注」。莫索里華大主教極為憤慨，猛烈的譴責史密斯。這位曾一度被白人寄以厚望的大主教表示：「他是完全被史密斯欺騙了<sup>⑥</sup>」。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天，估計約有三百萬人，也就是百分之九十的選民參加了此一決定他們命運的大選。可是大選的結果證實了羅德西亞白人的最壞恐懼。在大選前，樂觀的人士原希望愛國陣線在大選中失敗，莫索里華主教能夠獲勝，假若不能達到這個期望，他們寧願選擇愛國陣線另一翼的恩柯穆。可是羅德西亞白人現在所面對的勝利者却是來自叢林的旭那族游擊戰領袖馬克斯主義的信徒莫加貝。

在未來辛巴勃威國會眾議院的一百個席次中，除白人的二十個保留席次外，莫加貝獲得了五十七席的絕對多數，恩柯穆則贏得了二十席，莫索里華僅獲得三席。若以選票來計算，在二、六四九、五二〇有效的選票中，前總理莫索里華主教僅獲得二一九、三〇七票，佔百分之八點二七；恩柯穆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獲得六三八、八七〇張選票，佔百分之二四點一一；而莫加貝的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獲得了一、六六八、九九三票，佔百分之六二點九九。其他小政黨掛零<sup>⑦</sup>。

#### 莫加貝勝利的因素

莫加貝於一九二四年誕生於非洲叢林中的貧困家庭，父親是一位木匠。他最初是在辛文巴(Zvimba)部落保留地古塔瑪(Kutama)的天主教會接受教育，二十五歲時，教會協助他到南非的哈雷堡大學(Port Hare University)深造。這所大學原是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溫床，回國後，年輕的莫加貝自然地就加入了恩柯穆所領導的非洲民族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自此以後，他與恩柯穆之間形成了一種不自然的合夥關係：恩柯穆代表溫和派，而莫加貝則是年青急進派的主力。

註⑤ *To The Point*, Vol. 9, No. 9 (February 29, 1980) p. 16

註⑥ "When Ian Smith See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To The Point*, Vol. 9, No. 6 (February 8 1980) p. 14.

註⑦ "Zimbabwe 1980, Death of Rhodesia," *To The Point*, Vol. 9, No. 10 (March 7, 1980) p. 10.

當非洲掀起獨立浪潮時，莫加貝曾訪問了恩克魯瑪統治下的迦納，並且深信他的國家也能達成同樣的目標。他為辛巴勃威奮鬥的理論基礎是他所謂的「集體理想」(collective ideals)，自然資源的公有，包括土地在內，和工業的國有化，但他這次競選的信條是：「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政府將承認歷史和社會的現實」<sup>⑥</sup>。

一九八〇年二月初，莫加貝結束流亡生活，回到羅德西亞，他在對羣衆所發表的演說中，描繪未來的新國家：在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統治之下，將是一個平等、容忍、尊重不干涉原則以及關切人權的國家。就莫加貝這樣的演說看來，他似乎已從公認的馬克斯主義者變成了一位「速成的民主人士」(instant democrat)。

莫加貝勝利的原因可從三方面來分析，首先是史密斯「內部解決」方案的失敗。此一方案的目標是排斥急進的莫加貝和恩柯穆，一九七九年四月，羅德西亞按照此一方案舉行大選，莫索里華獲勝並以有限的權力，出任總理，但不能滿足非洲人的願望，而史密斯及其同僚又拒絕作符合非洲標準的改變，更使莫索里華失去了人民的信心。其次，倫敦、索斯柏里和普利托里亞都錯估了莫加貝，認為莫加貝所代表的急進派，不適合羅德西亞的經濟和社會環境。最後，在競選運動中，幾乎所有的政黨都提出了較好的教育和平均分配土地的承諾，但莫加貝特別強調「改變」。當羅德西亞的黑人，尤其是旭那族人感覺到曾受史密斯和莫索里華的欺騙時，莫加貝的「改變」諾言的確具有相當的吸引力<sup>⑦</sup>，總而言之，在這次選舉中，黑人尤其是旭那族民意的轉變是決定性的因素，他們揚棄了莫索里華，轉而支持莫加貝。

#### 大選的國際反應

前線國家一致歡迎這次選舉的結果，但因支持的背景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心境。

波扎那總統卡瑪於三月四日祝賀莫加貝的壓倒性的勝利時說：「波扎那人民期望兩國恢復正常關係和合作。」

莫三鼻克於三月四日發表一項公報，表示接受羅德西亞的選舉結果，認為此項結果代表着「自由的，真正民主的辛巴勃威人民的意志。」在過去七年的叢林戰中，莫加貝以莫三鼻克為基地。所以莫三鼻克政府對莫加貝的選舉勝利，特別高興。並曾在一項廣播中宣稱：「莫三鼻克人民共和國向辛巴勃威人民致敬，讓我們一起歡樂，為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結束而歡樂，為和平而快樂。」

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與恩柯穆的友誼可追溯到他們共同努力摧毀中非聯邦的時代，所以卡翁達對恩柯穆在大選中未能獲得絕對勝利表示失望。雖然如此，他還是說：「尚比亞接受選舉的結果，將支持莫加貝所組織的任何政府。」卡翁達長久以來就支持恩、莫所領導的兩黨的合併，莫加貝勝利後，也許會敦促恩柯穆朝此目標重新努力，因為他認為這是辛巴勃威和平與醫治部落裂痕

註⑥ "Southern Africa's Clem Attlee,"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13.

註⑦ James MacManus, "How White Scare Tactics Won a Host of Black Votes for Mugabe,"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13.

的最佳保證。他也呼籲羅德西亞的白人繼續留在辛巴勃威，俾給新政府一個機會。他說「我知道莫加貝有意建立一個多種族的社會。他們（指白人）應該等一下，給這個人一個機會。」卡翁達並警告外國干涉，很明顯的是指南非：他說：「在這一階段的干涉將導致一個局勢，其可怕的程度將令人不敢想像<sup>⑧</sup>」。

就俄國人而言，他們在羅德西亞似乎也下錯了賭注，雖然莫加貝是馬克斯主義者，但是他的勝利似乎是蘇俄在羅德西亞擴張影響力的「一項挫折」。

若干年來，克里姆林宮一直支持恩柯穆，而懷疑莫加貝與北平的關係。恩柯穆本人經常訪問莫斯科和東柏林，他的部隊接受東德的訓練，武器也來自共黨集團。甚至在三月四日，塔斯社表示支持愛國陣線，並暗示莫斯科贊成包括恩柯穆在內的聯合政府，莫斯科的宣傳機構一直在指責英國與美國和南非勾結在一起，支持羅德西亞的白人統治，當羅德西亞競選活動進入高潮時，莫斯科對非洲的廣播宣稱：「英國和羅德西亞的白人決策者正忙於應變計劃，去年（一九七九年）冬天，余契爾夫人政府和卡特政府已獲致協議，萬一愛國陣線贏得勝利，即在南非的支持下發動政變<sup>⑨</sup>」。

英國國會議員對於莫加貝的勝利意見分歧，可以說是喜憂參半。若干保守黨議員指責政府摧毀了莫索里華主教，艾美里（Julian Amery）說：「莫加貝的勝利代表着西方的一種重大的失敗，此舉將蘇俄的影響力帶到距南非礦產資源僅數百哩的範圍之內，威脅西方和日本工業所依賴的資源，它的危險性可與蘇俄佔阿富汗相比」。他又說：「莫加貝的勝利大部分是由於政府有系統的摧毀莫索里華的權威，現在是不是全般修改英國對中非和南非政策的時候？」掌璽大臣季爾謨（Sir Ian Gilmour）反駁說：「如果說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西方的一大失敗，這是不正確的。我也不能同意蘇俄影響力的問題，我完全沒有證據顯示莫加貝是在蘇俄的影響力之下——相反的，我也看不出有任何可以與阿富汗相比的地方<sup>⑩</sup>」。

反觀美國，它於三月四日向大選中獲勝的馬克斯主義者莫加貝伸出了友誼的手，並表示願意協助其重建羅德西亞。國務院在一項聲明中說：莫加貝的壓倒性勝利反映出即將被稱為辛巴勃威這個國家中人民的意志，並稱：「我們向勝利者致賀，並期望與新政府合作。」

美國政府表示：美國首先將提供經濟援助，使在游擊戰中流離失所的難民能够重新返國定居。國務院讚揚所有參加此次國會選舉的各政黨，但是又說：辛巴勃威獨立的道路並不是一條康莊大道<sup>⑪</sup>。美國官員於三月四日預測：華盛頓將即採取行動與羅德

註⑧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6.

註⑨ Hella Pick, "Setback to Soviet Power in Africa,"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6.

註⑩ "Gilmour Looks to Reconciliation in Rhodesia,"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5.

註⑪ "U. S. to Help Mugabe Rebuild Rhodesia," *China Post* (March 5, 1980)

西亞新政府建立關係，並給予數百萬美元的援助；但是他承認，協助這位自命為馬克斯主義者，並在大選中贏得絕對勝利的游擊隊領袖，在國會可能遭受到反對<sup>②</sup>。

莫加貝所表現的「現實主義」

辛巴勃威總理當選人莫加貝於三月十一日組織了他的內閣，全體閣員二十三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姆森達 (Mr. Simon Mzenda) 現年五十八歲，是新閣中少數沒有大學學位的部長之一；但是他的智慧、口才和年齡使他成爲辛巴勃威非洲民族同盟中的穩定力量。

愛國陣線的共同領袖之一恩柯穆出任內政部長，控制警察力量。他的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中其他三位資深黨員西倫廷卡 (Mr. George Silundika) 爲郵電部長；姆西卡 (Mr. Joseph Msika) 爲自然資源和水利發展部長，穆加奇 (Mr. Clement Muchachi) 爲公共工程部長。這三個內閣職位均無特別影響力。內政部長雖然是最有權力的位置，但特別警察署並不在他的管轄之內而係直屬於總理辦公室，其目的在限制恩柯穆的真正權力。莫加貝所以給予辛巴勃威非洲人民同盟四個內閣職位的原因，主要是在使其內閣閣員能代表各「部落」。

莫加貝選擇了兩位白人，參加他的聯合內閣：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大衛史密斯 (David Smith) 出任工商部長，諾曼 (Denis Norman) 出長農業部<sup>③</sup>。此二人的任命，旨在消弭白人對新政府的疑懼和穩定國內的經濟，莫加貝的現實主義更表現在邀請華爾斯中將 (Lt. General Walls) 繼續指揮和整編軍隊<sup>④</sup>，藉以醫治七年內戰的創傷和安定人心。

莫加貝對國內採取「寬宏大度」的措施，對南非也提出了睦隣政策。他在索斯柏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辛巴勃威不會干涉南非的內政，而將採取和平共存的政策；它雖然反對種族隔離，但仍須將南非當作一個鄰國。他又說：「我們對南非的態度是很現實的。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個地理和歷史的現實，他們是近隣，即使我們想，也無法擺脫他們。」他繼續說：兩國應該保證不干涉對方的內政。「南非無權決定此地政府的性質；而我們也無權拿起武器在南非從事一個解放鬭爭<sup>⑤</sup>」。

莫加貝在三月四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訪問時稱：「我們將採取不結盟政策，但這並不一定我們基於相互諒解的基礎與兩大集團中的成員國聯繫的權利。」他又說：「我們願意看到我們自己成爲不結盟運動的一個會員國，參與該組織的討論。我們也

註② [中國時報]，民六十九年三月十日

註③ James MacMannus, "Mugabe includes two white Ministers," *The Guardian* (March 12, 1980) p. 1.

註④ "Mugabe's aim is to heal wounds,"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1.

註⑤ "Zimbabwe will treat SA as Neighbour, Mugabe tells Press Conference," *South Africa Digest* (March 7, 1980) p. 3.



願看到我們成爲國協和聯合國的會員國<sup>①</sup>」。

南非的震憾和反應

羅德西亞的大選結果使南非受到最直接的影響。從普利托里亞的觀點看來，羅德西亞的大選是英國的賭博行爲，也是世界上重要的戰略地區——南部非洲前途之所繫。在大選過程中，南非就一再的提出警告。「中肯」週刊便曾指出：莫斯科如果控制了未來的辛巴勃威——南部非洲第二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其所獲得的利益可與控制阿富汗相比<sup>②</sup>。在二月中旬，正當羅德西亞競選活動進入高潮之際，南非總理波塔（Mr. P. W. Botha），在國會中就警告：假使南非被逼得走投無路時，「我們將進行猛烈的打擊，其在南部非洲所產生的結果，甚至連西方國家都不能預料<sup>③</sup>」。

南非所擔心的是：如果羅德西亞落在馬克斯主義者手中，並進而爲莫斯科所控制。則等於是在非洲的下腹部建立一個親蘇地帶，向南非和西南非的工業區滲透。果真如此，南非將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所以波塔總理曾在「一項聲明中對新的羅德西亞政府發出了嚴重的警告。他說：羅德西亞選舉的結果是羅德西亞人民的決定，他們必須爲他們自己解決問題。」南非共和國從來沒有干涉其鄰國的事務，除非在其他政府要求協助的情況之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常考慮我們自己的利益，這也將是我們將來的態度。」他又說：「任何鄰國，若是允許其領土被用來攻擊南非或者是破壞它的安全，將面臨南非全部的力量<sup>④</sup>」。

從英國或美國的觀點看來，莫加貝也許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在掌握權力之後，可能有溫和的傾向。可是南非對莫加貝缺乏這種信心，「中肯」雜誌的總主筆普特（Dr. John Pooter）指出：肯亞的毛毛運動領袖肯亞達（Jomo Kenyatta）後來變成了「相當穩定的肯亞領袖」，可是，肯亞達並沒有接受莫斯科的意識形態；而莫加貝則已經吞下了馬克斯的釣餌，更何況克里姆林宮並不是沒有經驗和技術的釣魚翁<sup>⑤</sup>。

羅德西亞選舉的結果也將影響西南非問題的解決。西南非的憲政談判目前正在緊要關頭。莫加貝的勝利似將加強西南非白人反對基於多數統治的制度，並削弱溫和黑人領袖的立場。西南非執政黨民主教豪同盟（Democratic Turnhalle Alliance）領袖莫奇（D. F. Mudge）曾於三月四日說：莫加貝在羅德西亞獲勝後，西南非人民組織將升高其企圖，以武力來奪取西南非<sup>⑥</sup>。

註① "Mugabe Pledges to follow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non-alignment," *China Post* (March 6, 1980).

註② "Consequence of Britain's Gamble," *To The Point*, Vol. 9, No. 9 (February 29, 1980) p. 15.

註③ "South Africa: Taking the Warnings Seriously," *To The Point*, Vol. 9, No. 9 (February 29, 1980) p. 18.

註④ "Zimbabwe will treat S. A. as neighbour, Mugabe tells press Conference," *South Africa Digest*, (March 7, 1980) p. 3.

註⑤ "Don't be fooled," *To The Point*, Vol. 9, No. 6 (February 8, 1980) p. 5.

註⑥ John Kane-Berman, "S. Africa Stunned by Mugabes victory,"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6.

這些新的發展顯示出：在南非邊境尤其是西南非的軍事衝突，形將昇高，南非勢必要加緊準備，應付恐怖份子在那邊境的活動和滲透。目前南非至少已採取下列行動：(一)南非政府已經宣稱：它能代表鄰國（即西南非）行使緊追權，並認為這是它在西南非實際建立的權利<sup>②</sup>。(二)南非外長鮑達（Pik Botha）已經通知莫三鼻克政府，暗示南非有權對該國行使緊追權。(三)軍事專家們評估，如果辛巴勃威政府屠殺白人而又不准他們離境；或有外軍干預大選後的政局，則南非將從事軍事干預。(四)與三個已獨立的自治區，即川斯凱、波布那和文達進行南部非洲聯邦<sup>③</sup>。

### 建國前途：決非康莊大道

羅德西亞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七日午夜從英國獲得獨立而變成辛巴勃威共和國。在非洲，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締造過程，往往與其他地區相反，是先建立了國家（state），然而再回過頭來，從事於民族（nation）的整合，辛巴勃威也不能例外。事實證明，「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的工作遠比「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工作艱辛。

辛巴勃威政治的複雜性在種族的層次上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一方面是兩大部落——旭那族與恩德貝勒族之間的鬭爭，另一方面是旭那族中氏族（clan）的衝突，更何況國內尚有缺乏安全感的白人團體存在着<sup>④</sup>。

羅德西亞在游擊戰的過程中已經有很多白人遷離他去，在此次大選中脫穎而出的愛國陣線對一般的企業士氣，已有嚴重的影響。根據最近的統計，白人移民的出境有迅速增加的趨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移出的白人有七百人，比十一月增加了一倍<sup>⑤</sup>。在兩年前成立的「斯高比奧社」（Scorpio Society），是一個協助羅德西亞的白人回到英國定居的機構，在英國設有七十一個支社。該社自成立以來已經協助五千白人移居英國，根據三月四日該社的預估，在莫加貝勝利後，大約會有三萬到四萬人到英國避難。該社主席雷諾茲（Mr. Mike Reynolds）說：以前最大的一批移民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當時有一千八百人離開羅德西亞。他預期莫加貝勝利後，移民數字將上昇，大多數的人將赴南非、澳洲和加拿大。「衛報」也在三月四日預測：莫加貝勝利之後，將有三萬到四萬白人到英國避難<sup>⑥</sup>。白人移民的離去，對辛巴勃威的經濟發展，自然會發生嚴重的影響。

當辛巴勃威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七日午夜舉行獨立慶典之時，約有四千多貴賓代表一百多個國家參加觀禮。其後總統當選人巴納納（Canaan Banana）及總理莫加貝正式宣誓就職。蘇俄參加慶典的代表團於四月十五日抵達沙斯柏里，成為第一個到達

②③ "South Africa: Taking the warnings seriously," *To the Point*, Vol. 9, No. 9 (February 29, 1980) p. 18.

④ *Ibid.*

⑤ James MacMannus, "How White Scare Tactics Won a Host of Black Votes for Mugabe,"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13.

⑥ "When Ian Smith Sees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To the Point*, Vol. 9, No. 6 (February 8, 1980) p. 14.

⑦ David Beresford, "30000 Refugees Expected to Arrive and Settle in Britain," *The Guardian* (March 5, 1980) p. 6.

的慶賀特使團，也是有史以來到達羅德西亞的第一個蘇俄訪問團<sup>①</sup>。四月十八日，美國在辛巴勃威獨立的第一天設立了大使館，大使是現年五十歲的奇萊（Robert Kealey）。同時，美國也變成了第一個伸出援手的國家，提出了一張兩百萬美元的支票作為辛巴勃威衛生和復興計劃的用途；而且此一數額只是下一會計年度內二千五百萬美元援助的一部分<sup>②</sup>。美蘇兩個超強國的搶先行動，自有其特殊意義。

羅德西亞的問題解決是將西方議會式的民主政治移植到非洲的另一個新興國家的實例。但是一般認為，辛巴勃威的前途端賴黑白之間以及黑人氏族之間能否消除仇恨怨轉而携手真誠合作，來建立他們的民族國家；更有賴於莫加貝這位被目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舵手能否始終不渝的遵循他所標榜的溫和改革路線。最後，辛巴勃威和南部非洲是全球衝突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超級強國間的「和解」抑或「對抗」，亦將嚴重影響此一地區的前途。

註<sup>①</sup> *China Post* (1980, April 17).

註<sup>②</sup> *China Post* (1980, April 20).

## 新書預告：

# 「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恭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三十萬言，預期本（六九）年下半年出書，特此預告。